

sina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新浪第五届新人奖

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！

沦落江湖，神鹰狙杀千里擒孤狼；
义薄云天，蜘蛛独闯虎穴为红颜。

李超★作品

终极

ZHONGJIJUSHA

狙杀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终极狙杀 / 李超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229-02904-3

I. ①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4069 号

终极狙杀

ZHONGJI JUSHA

李 超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刘 嘉 马春起

责任校对: 廖应碧

装帧设计: 周 建 强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16.25 字数: 289 千
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904-3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越狱 / 001
- 第二章 解救入质 / 016
- 第三章 引狼入室 / 025
- 第四章 监外特训 / 035
- 第五章 司机兼保镖 / 047
- 第六章 蛛丝马迹 / 063
- 第七章 跨国赌局 / 076
- 第八章 连环案 / 092
- 第九章 回馈的大礼 / 101
- 第十章 移情 / 114
- 第十一章 初探赌城 / 124
- 第十二章 谁能成就谁? / 135
- 第十三章 质疑 / 145
- 第十四章 栽赃 / 157
- 第十五章 身份被揭 / 171
- 第十六章 绝地狙杀 / 184
- 第十七章 赌城喋血 / 198
- 第十八章 再踏征程 / 209
- 第十九章 独闯西撒哈拉 / 220
- 第二十章 终极狙杀 / 232
- 第二十一章 与天争命 / 244

第一章

越狱

YUEYU

清晨，雾霭散去，海天交接处，深圆的太阳被赫赫霞光冉冉托起，映透浩瀚无边的大海。海面上，万点金鳞跃跃跳动，与红云相接，天水一色，壮丽无比。各种海鸟，冲破黎明的寂静，清脆地鸣叫着，欢快地迎接新的一天。晨练结束的冯彦钧躺在床上，隔着拇指粗的铁栅栏，细数着每一个黑夜白昼、日月星辰，焦急地等待着重获自由的日子。

快了，还有 105 天他就将离开这禁锢他多年的监狱，与她去过平凡的生活……一想到这些，他胸中总是莫名地兴奋、快活。

还没来得及再次细细品味那曾经美好的回忆，狱警打开牢门，送来早餐。他从床上一跃而起：“报纸来了吗？”

这是他每天最为期盼也最为激动的时刻。

报纸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它记载着她所在城市的许多轶闻趣事，有时，也可以看到她的身影。爱屋及乌，甚至，报缝里的寻狗启事他都会一读再读，而且还读得有滋有味。

她每个月都会按约定来信，整整三年多啦，四十封问候，早被他烂熟于心。虽然信上无关情爱，但几句关心几句教导，足够了，足够帮助他度过这漫漫长夜。

是的，她——就是自己的希望与未来。

他急不可耐地打开报纸，浏览报头。突然，他的手稍迟滞了一下，又刷地翻到二版。

二版头条：

女警凭空消失，谁是幕后真凶？

中江市中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介之女程诺于 2002 年 8 月 13 日晚 11 时 25 分，在金城区金尊娱乐城突然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……

这是一天前发生的事情！

顿时，他脑袋懵住，两眼直直地瞪着报纸上行行黑字，所有喜悦期望梦想，眨眼间被人从高空推落……

他出生于台岛，16 周岁服兵役，后来加入台特种部队，有过多次辉煌战绩。然而，在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，他所在的“金雕”特战队遭到围捕。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围捕他们的人，却是与他们同属一个军队下的另一支特种部队。

那一天，他永远也不会忘记，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被狙击枪射中，脑浆迸裂地惨死在他眼前，他趴在悬崖壁上，一动不动，整整十天，才躲过这场劫难。他很清楚，他们“有幸”成为部队高官走私的牺牲品，可仅以他个人的渺小能力，根本无力撼动多年来盘根错节的官场黑山老妖。为了家人的安全，他选择了逃离，发誓永生不再踏入台岛半步。他来到繁华富裕的港岛，隐姓埋名。因为没有身份证明，他思虑再三，选择了盗窃。他独来独往，把目标基本对准来港观光旅游的外国富人，很少光顾港岛权贵，绝对不招惹台岛人士。

自出道三年来，他就作案百起，成为港岛黑道史上最具传奇性的人物，人送绰号“壁虎”。港岛警方拿他毫无办法，最后由署长亲自下令，悬赏 50 万港币捉拿“壁虎”。此命令一出，港岛各警署一夜之间竟捉到 10 只“壁虎”，还有 8 个在押犯承认自己就是“壁虎”。最后经过调查，这么多“壁虎”全是冒牌货。而真正的“壁虎”却在和朋友喝酒，待他喝醉醒来后，发现自己正躺在牢房中。他歪头想了想，明白被朋友出卖后才被警察抓起来。他在牢里转了两圈，悄悄侦察一番外面的警戒。

这时警察署的大小官员正在欢腾庆祝，警卫疏松。他立到窗前，扎起马步，双手肌肉绷紧，居然将窗户上拇指粗的钢条拉弯，然后如狸猫般无声落到地上，跃墙而出。一个月后，他又被一名与他有肌肤之亲的舞女出卖。这次，警署把他关在严密无缝的囚室内，却仍在审判途中，让他找到机会逃脱。

第三次被一个同行出卖。此人曾经受过他的帮助，但为了 50 万港币的赏金，毫不犹豫地把他送进了警署。他真的有些心灰意冷了，警方将他赶尽杀绝情有可原，但被朋友出卖，实在令人心寒。可是，有家不能归，没有朋友可以信赖交往，在这世界上他孑然一身，这种不见天日的幽灵生活，该如何继续下去？

1998 年冬，他又一次越狱成功。眼见农历春节将至，他打算到别的国家躲上一阵，独自过一个安全平静的新年。为了积攒路费，他还得继续出手。

九龙德福商城内，他盯上了一对从大陆来的母女。母亲烫一头干练的米黄色手指卷，一身高雅简洁的夏奈尔冬装，肩背玛佰利包，女儿则是貌似普通的牛仔装，实际也

是世界级品牌 GUESS。

这种有钱人，平时不会带多少现金，不值得他下手，但母亲的佩饰绝对价值不菲。他一直跟踪到她们下榻的酒店，寻找下手机会。

酒店走廊内，他不期与那女孩相遇。她明亮漆黑的眼珠淡淡扫了他一眼，就在擦身而过时，他隐约看到女孩的嘴角突然弯起一道优美的弧度。那美丽得意的笑容，如果换在同行脸上，他会觉得很诡异，会小心一些，但那女孩子看上去年龄不大，脸上稚气未脱，绝对不会有如此敏锐的感觉。何况以他的身手，当年多少经验丰富的特种兵，都自叹弗如。

小偷嘛，这时候绝对不能像小偷！他回头，色狼一样，盯着她背影微微勾起唇角。女孩腰挺背直，走路端正有力，大约是长期进行锻炼的结果。不过，他根本没当回事。摸清母女所订的房间后，他回到住处，一直睡到夜半，才悄然返回酒店，从五楼餐厅处，手脚贴住墙壁，好似壁虎游墙，迅速攀上二十五层，悄无声息地潜入黑暗的房间内。

他踩着厚厚的地毯，接近床头。那母女俩正沉睡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他得意地笑笑，看到玛佰利包放在女儿这边，便走过去，边竖耳倾听周围动静，边灵活地翻找首饰。收获有一点，但白天那母亲颈上戴的戴欧妮钻石项链才是最值钱的。他敏锐的双目扫过母女俩头部，确认钻石就在母女枕头中间的盒子里，便伸手去拿。

突然间，女孩杏眼忽睁，同时出拳直捣他的胸部。

在女孩睁眼时他已经感觉到，他迅速后退一步，躲过她的迅猛一击。就在这时，房间内灯光大亮，女孩鹁子翻身，从床上跃到地上，又出一拳。他闪身轻松避开，虚晃一招，滚过床铺，顺手拿到钻石，同时扯下被单，一把裹住跑向门口的母亲，吓得母亲大叫救命。他向来要财不要命，一回手，将那位母亲放倒在地上，转身就走。

女孩冷笑两声：“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”

声音清脆圆润，好似珠玉琤琮。他忍不住回头：“凭你？”

她手掌轻击三下，清纯的脸上带着必胜的得意：“你试试看？”

女孩话音未落，他意识到房外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他迅速折过身，向她虚晃一招，闪电般蹿出窗口，弹力胶丝长线在他飞身跃出时，已经结实地挂在把手上。眨眼间，他荡到三楼，踹窗而入，然后又极快地穿过对面房间，从另一侧跳下楼。刚刚坠地，布控的警察也大吼着冲过来，他一枚石子漂亮弹出，击中最近的警察，然后几个利落的跳跃翻身，拐入小巷，几个转弯，人眨眼不见。

他返回住处，倒在用极细且稍有弹性的丝线编织成的蜘蛛网上，细细回想今天的遭遇。很明显，这个女孩不是普通的柔道选手，而是训练有素的军人，能和港岛警官搭上关系的，自然也应当是他们的同行。他闭上眼，对自己今晨的大意，不仅没懊恼，反

而觉得很刺激。确实，这个女孩不简单，如果再积累些经验，绝对会成为一名优秀警官。可惜，地域所限，他们很难成为对手！

休整三日后，他再次出门。这回，他没想做案，手头这点货，足够他吃三个月的，钱多了也没处放，反倒是负担。他打算先到旺角新世纪广场一次性购买五天的食品，晚上再找个女人泄泄火，等把货出尽，就离开这里。

此时世纪广场内人来人往，大多是大陆游客。他鼻梁上挂着副银边眼镜，西装革履，风度翩翩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他就是劣迹斑斑的“壁虎”大盗。

很不巧，在男士服饰旗舰店，他又与那名女孩相遇，他想：她是在为情人买礼物吗？

他虽然换了装束，但女孩仍然认出了他，不过，她惊讶的表情瞬间变成纯洁的笑容，并没有做出任何令他不安的举动。他觉得还是自己先离开比较好，于是两人再次擦身而过，迈出一步后，又同时回头。为这份默契，他对她笑了笑，她亦点点头，伸手做了个拜拜的动作。

他有个习惯，白天出门后，就不再回家，而傍晚在接近自己住处时，也绝对不会直接进入房间。他在附近的小区转悠得差不多后，又乘着电梯楼上楼下绕了几个圈，这才拐进一条深巷，眨眼间不见了身影。躺在房间里的蜘蛛网上，他犹豫着是否还要出去找女人时，突然感觉身下的蜘蛛网轻轻颤动起来。他一个激灵坐起来，打开手上的监视器。监视器里出现一个女孩娇美如花的脸，她微锁眉，正小心地观察。

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又是那个白天遇到的女孩，她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她会不会带警察来？为防万一，他迅速地打开北面窗户，一手拉住窗沿上系着的一条极细丝线，没两秒，就溜到地上，瞬间隐入黑暗中。

这一带他非常熟悉，也有预定逃跑的路线，但他绕小区一周，并没发现其他跟踪人员，不免有些火大。这个小丫头，居然能找到他的落脚点，而这，是本地警察一直没有做到的。

这时，女孩身影又出现在小区的小路上。

他嘴角不自觉扬起。

有时，好奇心害死人！冯彦钧忘了猫和老鼠的游戏规则，决然来了个老鼠捉猫。女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没来得及反抗，就被他从后面敲晕。等她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大蜘蛛网下。

她看到他，一脸恐惧，颤声问：“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他温和地提醒：“这是间地下室，没人会救你出去！”

她打量了下四周，认命地垂下头。

“害怕了吧？”

她清澈的大眼睛看着他,摇摇头:“听说‘壁虎’从不伤人命!”

他扑哧乐了:“那也要看什么时候!”

她不语了。

他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程诺!”她并不隐瞒。

“多大了?”

“20!”

“还在上学吧?”

她点头:“我是放寒假来港岛玩。”

“身手不错嘛!”

“比你差多了!”

“呵呵!你才多大!”他开心地笑起来。

她见他一脸温和,胆气陡增:“你为什么抓我?”声音听起来挺无辜。

“你一直在跟踪我啊?”他轻声提醒。

“可你偷了我妈妈的首饰,还那么贪心!”

“嗯——”他承认:“这件事是我做错了!”

“那就去自首吧,争取宽大处理!”

他又忍不住笑起来:“我没有钱,没钱我怎么活?”

她皱起秀气的眉头:“你有手有脚也有大脑,年轻还有力气,做贼很光荣吗?”

他抽抽嘴角:“我没别的办法!”

“可笑的借口!”她冷哼。

唉!她明白什么,如果自己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世人眼前,只怕杀手会先杀上门。

他不想和她争辩,又问:“你是警察学院的?”

“没错!”她扭过头,不看她,但他已经猜到,她正在观察环境,以期寻找逃跑机会和路线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在逃亡,她的这点小伎俩怎么能逃过他锐利的眼睛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‘壁虎’?”

“废话,你是通缉犯!”

“你又是怎么发现我到酒店踩点的?”

“鬼鬼祟祟的,不让人发现都难!”然后,她倒下,“我困了,睡觉!”

他先观察了一番门外的情况,确定安全后,爬上蜘蛛网。

她惊讶:“这是用来做什么的?”

“它曾告诉我你跟踪过我。”

她恍然大悟：“狡兔三窟，你也太聪明了！”

他但笑不语，关了灯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闭上眼。

“你不怕我逃走？”

“你试试看？”他戏谑。

她当然没那么傻：“我不跑，只想问你个问题。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当过特种兵吗？”

“.....”

看来是不想回答，换个问题：“看上去你还很年轻，为什么要走上犯罪的道路？”

“.....”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.....”

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”

“我睡着了！”他翻过身，背对着她。

她哼哼两声，不再说话，房间内重归于夜的寂静.....

夜半，耳边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，他刷地睁开眼，眼前虽然一片黑暗，但他已经感觉到，女孩正猫腰接近自己。

她想生擒自己吗？他好笑，继续装睡。

她站在他身下，闪电般挥手，扫过他的后脖颈。他闷哼一声，晕了过去。她得意地笑起来：“谁让你装大！”她把他的头摁得结结实实，打开灯，不轻不重地在他脸上扇了两掌。他醒过来，眼睛有些不适应光明，瞳孔缩成一团。她蹲在他面前，小手使劲捏了捏他的胳膊，脸上有丝不解，然后又去掐他的大腿，自语：“没那么硬啊！”

这就是他特殊的身体结构！他忍着笑：“你想错了，我真不是特种兵！”她的手从他胸肌后腰摸过，相信了他的话，而他也在她大胆无知的“调戏”下，居然起了生理反应，于是赶紧缩了缩身体。

“我手机呢？”她问。

“扔了！”

“傻小子，你以为这样我就报不了警吗？”

他无语，他可从没这样想过。

她拍拍手，站起来，向门口走去。

他紧盯着她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笑。

在她打开门的瞬间，门上落下一张银色的大网，还不待她有什么反应，大网已经收

紧,把她吊了起来。他歪抿着嘴,看着她因气恼而涨红的小脸,惋惜地轻叹: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!”他展开缩骨功,肌肉收缩,胳膊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后拧去,然后又如没骨头的面条,一点点从绳索中退出来。

她看得目瞪口呆。

他站起来,只听嘎巴嘎巴几声闷响,待所有骨骼复原,他才走向她,解下绳索,把她扔到床上。

她结结巴巴问:“这……这是啥功夫?”

“特异功能!”他食指托起她柔嫩的下巴,“还想跑吗?”

她摇摇头,痛快地说:“不跑了!”

她双眸如水,灯光下璀璨夺目,这是他从没见过的有着如此单纯可爱表情的女人,他心口莫名一悸,松开她:“那就不要打扰我睡觉!”

“你不寂寞吗?”沉默了一会儿,她突然问。

真的不寂寞吗?

是的,不言而喻,他很寂寞,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,躲在阴暗的角落里,苟延残喘。可她怎么看出来的?这个问题好似与她年龄极不相干!

他歪头看向她,她也看着他。

他笑了:“有点,我缺女人!”

她的脸白了白:“我……我还是学生呢!”

他移开视线,躺正身体,把脸对向房顶。

好久,不见他有什么恶意,她忍不住又出声:“你要离开这里吗?”

他身体一抖,瞬间又恢复平静,轻轻问:“为什么这样想?”

“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,现在又敢这么放心地把我放在你身边,说明你很快就会离开这里。”

“我杀了你呢?”

“你不会,你眼里没杀气!”她很笃定。

的确,那么多出卖过自己的人,他从没找过他们的麻烦!他觉得眼球有点涩,这世界上,有谁还能够让他相信?

他长吸口气:“不要再废话了,还让人睡吗!”

……也不知过了多久,他轻轻从蜘蛛网上跃下来,黑暗中烧开水温了杯奶,坐在仅有的一把木椅上,边吃边默默发呆。程诺从房间内数层窗帘的空隙中,明白外面已经天光大亮了。她看了他一会儿,问:“你什么时候放了我?”

“现在你随时可以走!”

“你不怕我报警?”

“只怕你心有余而力不足!”

她打开灯,走过去:“我饿了!”

他替她倒了杯奶:“冰箱里有面包、火腿,爱吃什么自己取。”

她接过奶,一饮而尽,他则继续往口里塞面包。突然看到一只细白的食指向自己勾过来,他一愣。那食指直接勾住他下巴,然后稍稍用力,他抬眼静静与她对视。她小脸凑近,秀眉微收,仔细打量他,黑珍珠样的瞳孔好似壑谷清泉,流淌过他的心田,他寂寞干涸的心蓦地一片清凉。

她浅粉的唇边漾起笑容,抽回的手直接拍向他的脑袋,他没有躲。

“纯帅哥一枚,干嘛要糟蹋自己?”

他斜瞟着她:“生活所迫!”

她坐在地上,手肘支在他腿上,骨头硌得他有点痒,他忍着没动。

“你哪里人?”她问。

“台岛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,表情严肃:“犯了什么罪?”

“我没有犯罪,我是被冤枉的!”他不喜欢她这种口气。

“你相信我吗?”

“不知道!”对他的某些恶劣事迹,做为一名准警察,她肯定听说过。

“是不是所有人都出卖你?”她看着他的眼。

“嗯。”他依然相信这世界上有人值得信赖,但不知这个人会是谁。

“能说说你过去吗?”

“不能!”

“不说也没关系!”她从他手中抢过面包,边吃边说,“我是中江警察学院 97 届二级在校生,我老妈是中江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,绑架我你可以勒索大笔赎金,因为我是独生女哦!”

“你爸爸从事什么职业?”他才不相信,一个小小警察学院的在校生能调动港岛警察。

“我爸爸是中江市公安局局长。”

果然没有判断错误,中江市是大陆第三大经济特区,公安局局长相当于二级警监,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,他以后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他且喜且忧,垂着头,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表情。

她拍拍他肩膀:“浪子回头金不换,不管你过去如何,但现在是犯了盗窃罪,去自首

吧,争取宽大处理。”

他这才抬起头,脸色苍白:“想听我的故事吗?”

“嗯!”她使劲点点头。

他讲了许多,有小时候的趣事,也有服兵役时的艰苦生活、执行任务时的危险瞬间,然后才说起那次任务:“……当时接到上级命令,我们护送一批物资到指定地点,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我们并不知道自已运送了什么物资,可就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,我们被另一支特种兵包围了,我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我跳下悬崖才得以生还,跑到港岛……”他苦笑,“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,也不想知道,我又怕他们不放过我,从而伤害我的家人。”

“唉!”她叹口气,安慰地拍拍他的肩,“我听说台岛总统还拿军火好处费呢,以你个人之力,怎么能敌得过这么庞大的势力。”

他无奈地笑笑,看看时间:“哎呀,都下午了,我出去买些食品。”说着,他站起来,从床下翻出几张皱巴巴的港币。他扫到她眼中的同情,有些放心地出了门。他并没有去买食物,而是溜达到红灯区,他现在还不确定能不能充分信任她,所以生活还需要照旧。

有被妓女出卖的经历,他不再固定自己的玩伴,现在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妖娆女子,是他才刚认识的。她前凸后翘,身材曼妙,毫无羞耻地在他面前脱掉衣服,扭着肥厚白皙的臀部进了浴室。

浴室的门半开,那女人娇滴滴地勾引:“亲爱的,你也来嘛!”

赤裸裸的肉欲买卖,突然令他无端恶心,什么时候他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?眼前出现那个小女孩纯洁美丽的面庞,他现在很想知道:她是否已经离开?或者在房间和小区内安插了便衣?还是……会独自等他回来?这要比对不认识的女人发情更令人兴奋,他给妓女留下应付的钱,匆匆返回小区附近侦察。

小区内一切正常,他跃到墙边榕树上,仿佛一棵枝干,一动不动,直到夜半。这时,榕树正对着的地下室的窗帘突然被人打开,露出一张困倦的脸。从这张不设防的面孔上看,房间内没有埋伏。左右无人,他毫无声息地跳下,如狸猫般闪进屋子。

“你今天是不是又去偷东西去啦?”一只空奶杯准确地向他砸来。

他辩解:“我没有,不信你来翻。”

程诺气冲冲走过来,从头摸到脚,没找到意想中的东西,又问:“你没藏别的地方?”

他有些恼了,推开她:“你爱信不信!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?”

“这是习惯和本能!”他皱眉。

她愣了愣，看着他的脸：“生气啦？”

他打开冰箱，拿出面包，就着热水狼吞虎咽。她又拍他的肩：“刚才，对不起啦！”

他仍皱着眉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

“我——”关键时刻，她怎么能走呢。

“你母亲会担心的，快回去吧！”他语气柔和下来。

“我已经打了电话，你放心！”

他故意把她的手机留给她，以确定她会不会出卖他。其实，殊途同归，她也想把他送入监狱，只不过走了另一条双方都会认可的道路，所以，他的牢不是白坐的！他在等待机会。

“冯先生，其实，我很同情你的境遇，你是一个好人……”

这话他听了很感动，看她的眼神也无比温柔动人。她继续说：“可我们都是军人，军人做人就要光明磊落，抬头挺胸，无愧于我们的光荣称号！你去自首吧，用服刑来洗刷曾经的耻辱！”

他半垂着头，不说话。

她明白他的担心：“你只需把罪行向警方交代清楚，如果自首的话，加上日常表现减刑，坐四年牢足够了，到那时，正是娶老婆开创事业的黄金时期。”

他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谁会嫁我这窃贼呢？”

“你这么帅，又这么好的身手，只怕到时女孩子会排队来抢呢！”她调侃。

“别想得那么简单，我出狱后怎么办？我不想公开我的身份，而这种案底，有哪个老板会雇佣我？”

见他思想终于有了动摇，她很激动，握住他的手：“你不是有我嘛！到中江来吧，我把你介绍给我老妈，然后想办法获得大陆户籍。”

确实，这件事只有她才能办到！“我有条件！”他说。

“嗯！说说看？”

“第一，警方不许公开我个人资料。”

她想了想：“九七港岛回归时，我爸爸与西九龙区的警长做过互访，以后就成了朋友，我先问问我爸爸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！”

她拨通手机，把他的问题向程父重复了一遍。一会儿，她挂掉电话，说：“像你这种情况，可以向警方申请，如果想不被遣返，就只能先以‘壁虎’身份坐牢。”

他很感激程家对他的高度信任：“第二，你必须给我伪造一个合理身份，并取得大陆户籍。”

“没问题，不过你只能在人口普查时上籍！”

“明白！”他很清楚这种法律程序，“还有，我出狱后的人生你必须负责！”

她不想其他，哈哈笑起来：“放心，有我一口饭，绝不会让你饿肚子！”

“最后，为避免我监狱生活枯燥无味，你必须每月给我来一封信。”

“OK！还有吗？”

他看了她良久，眼神专注：“还有，我出狱前你不许和别人谈恋爱！”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她愕然。

“我怕你有了男友忘了我，到时我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！”

“我怎么会呢！你好可爱啊！”她呵呵笑着，伸出手，像大姐姐调戏小弟弟般，去拍他的脸。

他一把抓住她的手：“这不是女人该做的！”她愣住。

他趁机用力，她身体不由前倾，瞪大眼，惊愕地问：“那应该谁做？”

她已被他揽在怀中，灼热的气息扑到她脸上：“是我！”他嘴角勾起，一点点靠近她。

“哎，你不要乱来啊——”她突然出手袭击他。

他轻轻一拦，卸下她的力道，笑：“想乱来早来了，我只想亲一口。”

她面红耳赤：“滚！”

他已经捏着她的下巴，毫不迟疑地吻下来。她的唇柔软微凉，有处子的清甜，但他不敢过多流连，因为她已经气愤得含泪了。

“这是我的初吻啊！”他放开她。

被解除束缚，她恨恨地一掌甩在他左脸颊，跳开：“混蛋，我还是初吻呢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送你进监狱的就有一个是你的情妇！”

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只盯着她的眼：“我从没吻过她们！”

“那你还和她们……”她没好意思说下去，再踢一脚以解恨。

“遇到你之前，我以为，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！”

“以后要好好做人，听到没有？”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鼻子教训。

“知道了！”他低眉顺眼地去铺床。

“你不睡蜘蛛网啦？”她挺奇怪。

“有你我就觉得安全了！”他倒在床上，“熄灯睡觉吧！”

她切了一声：“我才不和你在一张床上，我去睡蜘蛛网！”她关了灯，摸黑向网上爬，一会儿，听她哎哟一声，一会儿惊叹：靠！一会儿又沮丧：晕死！

他忍着笑：“还让人睡觉吗？”

“开灯，开灯，我腿掉下去了！”

他站起来，打开灯，见她一条腿从网眼中掉出来，被许多细绳裹住，胳膊也被细绳

纠缠。“这是人睡的地方吗？”她边气鼓鼓地抱怨，边努力拆线结。

他替她解除障碍，把她抱下来：“谁让你睡呢！”

“你能睡我为嘛不能呢！”她不服气，“你来做个演示！”

他抓住网边，双手稍一用力，身体悠起，竖着转 270 度，稳稳躺在网上。

她一下看傻了眼，这功夫，她再练三年也不一定能出师！退而求其次，她说：“做个简单点的，这不难为人嘛！”

他只好又从网上飘下来，撅着屁股跪着向上爬。爬的时候，他两手同时抓住六道线，膝盖以下与网平行接触，压十二根线。程诺照做，总算成功，气喘吁吁倒在上面：“累死了，你熄灯吧！”

刚睡到一半，他被重物咕咚落地的声音惊醒，紧接着地板响起轻微的脚步，向他这边走来。

他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睡不着！”她郁闷。

“嗯？”

“网老是晃，我怎么睡得着，也不知道你在上面是怎么熬过来的！”她倒在他旁边，“困死了！”

第二天，两人一直睡到下午，程诺睁眼一看时间，推他：“快起来，自首去！”

他仍旧躺着，斜睨着她：“明天去，今天你就让我再开心地玩一下午吧？”

她想想：“就这一下午啦！”

他这才起床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大陆？”

“后天！”

“记得给我写信！”

“知道啦，为什么不要打电话？”

信可以天天看，话说过了就只余空想了！他一笑，没有回答，去洗手间修饰了一番，换了件浅蓝色衬衫，同色牛仔裤，外面又加了件休闲格子西装，看上去既英俊又潇洒。程诺清澈的眼中毫不掩饰赞美之意，亲热地去挽他的胳膊：“走啦，陪帅哥逛街去！”两人从旺角跑到新世纪，尝遍了一路上遇到的所有特色小吃，开心地说笑，尽情地挥霍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他们才拉着手，情侣般地返回住处。

他晚上借给她搭被子，把胳膊留在了她腰上，她不客气地把它打下来。他说：“明天就开始我的极夜生活啦，肯定枯燥死了！”说完，又把胳膊搭上来。

这次她没有动，并主动向他靠了靠：“一晃就过了！”

“嗯，你谈过男朋友吗？”

“我哪有时间谈恋爱,天天学习训练!”

他莫名高兴。

她又想起来什么:“你要把所有赃款退回去,这样能减少刑期!”

“我没有什么可退的,都是有多少花多少!”

她瞪眼:“少骗我,你在港岛这四年犯案百起,那么多钱哪去了?”

“我骗你干什么,租房子买防身物品还有日常消费,也要许多开支。”

她可不相信只租个房子买些东西四年就能花上百万港币。她横眉立目,怒道:“快说实话!”

他只好老实交代:“我租了十几处房子,所用花费就抵得上两幢楼房了,还有橡胶线、胶合绳等防身用品,哪个能省钱?”

她气愤地在他胸口补上两拳:“拿着别人血汗你不当钱,活该你多坐几年牢!”

他讨饶:“永远不会有下次了!”

她这才满意地睡去。

……不久,他被关到重岛监狱,她每月必定会寄来一封信,说些日常生活的趣事,他则交代自己改造过程,以期获得她下次来信的赞美。开始是百无聊赖中的牵挂,后来心情就慢慢变了,很想安定,很想依赖,不知不觉中,她就成了他的希望、他的未来。不知道那是不是爱,反正生活充满思念。监狱破例为他订了份中江日报,几年来,他通过报纸,就把中江地形烂熟于心,甚至她毕业后在哪个区实习,哪个派出所工作,他闭上眼都能在脑中画出图来。

是啊,她那么聪明,又有防身的武功,究竟是谁?能让有着强势家族背景的优秀警察在世人眼中无声消失!

他不由打了个激灵,难道,会是台岛那些人吗?如果是,他绝不能再沉默下去!

夜幕降临,繁星闪烁,潮水轻轻拍打着小岛,送走了监狱又一个枯燥单调的一天。明亮的探照灯下,整个小岛半明半暗,神秘而又寂静。突然,九号牢房一阵骚动,片刻,两名狱警抬着一名人犯,直奔监狱医疗室。医生见他面如金纸,汗水浸透了头发,立即拿出器械,边听他的心跳边翻看他的眼皮。狱警见医生实施抢救,都退出门外,轻轻关闭房门。就在这时,病人突然睁开双眼,同时出手如电,击中医生后颈,医生顿时晕了过去,而就在他倒下的瞬间,病人已扶住他的身体,轻轻将他平放在抢救床上,然后迅速撕碎医生的工作制服,把他绑起来,用药棉堵上他的嘴。

做完这些,病人才站起来,冷然环顾四壁。

这是间面积30平米左右的封闭石室,仅对着海岸的房顶处,有一个大约10厘米见